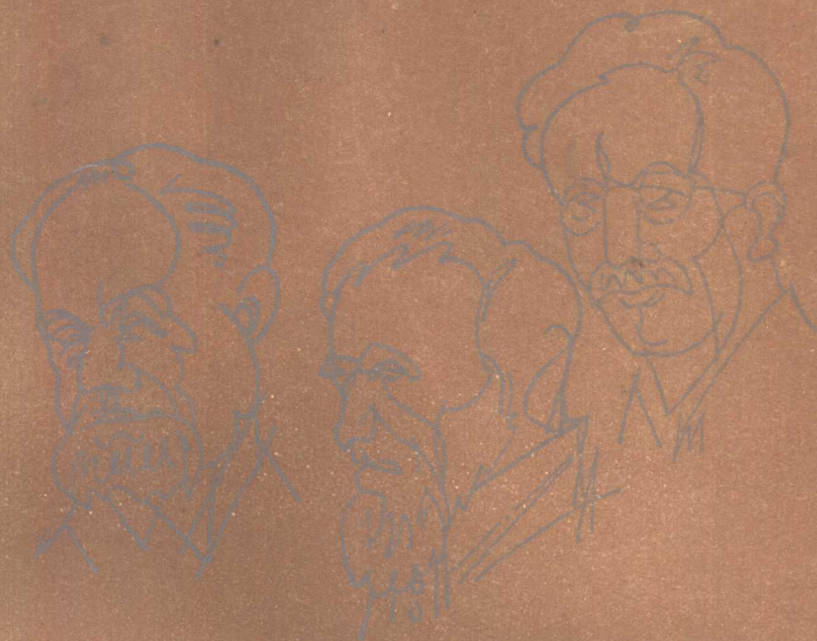


REN ZHI

史梯芬·海姆 著



人质

上海译文出版社

人 屋

1 0 0 0 0 0 0

人 质

〔德〕史悌芬·海姆著

徐汝椿 陈良廷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Stefan Heym
HOSTAGES

根据 G. P. Putnam's Sons, New York,
1942 年第 2 版译出

人 质

【德】史梯芬·海姆 著

徐汝椿 陈良廷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2.25 插页 2 字数 273,000

1985 年 6 月新 1 版 198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49,000

（据原新文艺版修订重排）

书号：10188·553 定价：1.75 元

因为我的父亲是个人质

内 容 提 要

这本书是史梯芬·海姆一部重要作品。

故事以沦陷在纳粹铁蹄下的布拉格为背景，有一个德国中尉灰世投河自杀了，盖世太保借此生非，在出事地点逮捕了二十个捷克人作为人质，并张贴布告要凶手投案，不然就枪毙人质作为警戒，从人质身上发展出无数动人的故事，人质中有一个捷克地下英雄叫杨诺锡克的，他凭了无比的机智混过了盖世太保，出狱完成一件重大的任务，使得码头工人及时炸毁军事仓库，阻碍德寇把军火运到东线投入侵苏战争的计划，任务完成回狱，受尽德寇的毒刑拷打，表现了英勇不屈的伟大品质，最后壮烈牺牲。

第一章

“杨诺锡克！杨诺锡—锡—锡—锡—克！”

干瘪的酒保这尖厉的叫唤声，响遍了从餐室通到十来步路外那间盥洗室的狭窄穿堂。

杨诺锡克慢吞吞地开了门，咆哮着回敬道：“到底什么事呀？”

酒保深深的倒抽了口气。他真想狠狠地骂杨诺锡克一顿。“用不着你的时候，你倒老待在这儿。用得着你的时候，反而得到处喊你。来，快来！把水桶扫帚带上来！”

杨诺锡克嘴里喃喃咕咕，把门砰地关上了。

他喜欢楼下这份安静。每逢客人打开门，从他身边走过，到厕所去的当儿，杨诺锡克就老大不高兴，因为客人一打开门走下楼，楼上总传来一阵哇啦哇啦的吵声——说话的声音，还有留声机里发出来的一阵阵飘忽不定的曲调。

他喜欢这份安静。他需要安静，也需要一些时间来想上一想，因为他是个有条有理的人，也可以说是个脑筋比较迟钝的人，他自己有了感想和意见，或者晓得了人家的感想和意见，就反复思考，然后再准确地把这些感想和意见归纳起来，分门别类地安放在脑海中一个个角落里。他脑子里一旦装了些什么，就能随时随地回想起来，还能聪明灵活，有条不紊地运用一下。

杨诺锡克并不着急。他从没着急过。认识他的人没一个记

得几时看见他着急过。就连那次在克拉特诺^①煤矿里，矿井塌下来的时候，他也不着急，当时那些矿工大叫大嚷，团团乱转，活象掉在陷阱里的耗子，可他却一点不着急。他捡起自己用的工具，因为他想也许还会用得着。他仔仔细细地把自己那盏探矿灯的光度调整了一下，好省点干电。然后他就等着，等着，等到后来那些人明白自己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不再嚷了。随着大祸而来的是一阵死寂，当这些人麻木的脑筋里想到“该怎么办？”这个难题的时候，他就象一个首领那样走上前来。

杨诺锡克并不着急。他又听见酒保在叫唤了。

他从壁橱里拿出扫帚、水桶和抹布，又凑着脸盆的水龙头，把水桶盛满了水，这才一步一步踏着重重的步子，慢慢走上楼去。

楼梯上，有个穿着德国军官制服的人一路踉踉跄跄地冲下楼来，幸亏他一向踏实稳重，才没给撞倒。这军官醉眼惺忪，脸色苍白，正想找什么扶扶手。他一把揪住杨诺锡克那宽阔的肩膀。

“站稳，站稳，老总！”杨诺锡克说道，“只要一直往前走——就到了。”

这个醉鬼却另有打算。他把杨诺锡克的身体半当撑架，半当向导地径自滑下去，蹲在楼梯上。他把头埋在手心，哭了起来，出声的抽抽答答，那副样子真妙，简直就象娘儿们在哽咽。

看上去倒挺可怜，不过杨诺锡克却不觉得他可怜。他耸耸肩膀，便走上楼去。

“我当你不会来了呢！”酒保对他劈头就是这么一句，“借光，借光，各位先生！”他哀求苦恼地挥手打招呼。

^① 克拉特诺：在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西北部，一工业区。

站在酒柜边的人给杨诺锡克让开了道，杨诺锡克正望着那堆脏东西。他在楼梯上碰到的那个醉鬼刚才呕了一地。

杨诺锡克不满地微微摇了摇头。

“来，把它扫掉！”一个刺耳的声音，说的是德国话。

杨诺锡克抬眼一望，朝一个纳粹军官的脸端详一下。

“把它扫掉！”酒保用捷克话重复说了一遍。他分明存心要让旁的客人都听到，又故意扯高嗓子说下去道：“你干吗磨磨蹭蹭？你应当给这几位先生赔个不是，大家等你来打扫，都等了半天啦！曼涅斯咖啡馆的餐室毕竟不是猪圈吧？”他神经质地呵呵大笑了。

杨诺锡克便动手打扫。那个军官回过头去跟另一个军官说，“这些捷克人真是懒骨头——吊儿郎当，懒懒散散。就看那个管茅房的吧！”

第二个军官对头一个军官的意见并不感到兴趣。“咱们不该带葛莱斯奈柏一块来。”他咕哝道，“他真扫兴。多喝两杯酒就受不了——变得婆婆妈妈的，还呕得到处都是。”

头一个硬要任着自己性子说下去。“让他尽量去呕个畅吧。那些捷克人才不敢撵咱们出去呢。他们多斯文，多懂规矩——连说声‘呸’都不敢，甭提撵下咱们走出去啦。咱们如今已经把他们训练得乖乖的了，我亲爱的马许门。你瞧，他们害怕，生怕撵下我们走出去，会得罪我们！”

他喝了一声“呸！”就歇斯底里地呵呵大笑起来，笑得浑身打着颤。

那些坐在桌边以及站在酒柜旁的捷克老百姓都不讲话了。曼涅斯咖啡馆经常有布拉格的上流市民光顾，这流人通常十个当中倒有九个懂得德国话。

一个身板结实的年青人原来一直坐在角落里一张桌边，现在站了起来。“伙计，来账！”他回过头去对他的同伴说，“我看咱们还是走吧，帕罗考许。这儿的空气真有点儿太闷啦。”

那个满怀政治野心的军官侧身走到这年青人身边。他的脚步有点踉踉跄跄。走到桌边，他使劲挺直腰干，说：“我是柏特柴上尉，陆军第四三一师的。你是什么人？”

那年青人一声不吭。

“你是什么人？”柏特柴再说了一遍，声音更响了。

“我叫彼德·洛柏考维兹。”

“啊，洛柏考维兹先生，你要走是不是因为不喜欢我，或者不喜欢马许门中尉，或者不喜欢那个受不了这儿卖的臭酒的可怜的葛莱斯奈柏中尉？”

洛柏考维兹可拿不准怎么回答这句存心找碴的问话才好。这个柏特柴上尉分明是多喝了几杯酒。随便你说什么话恐怕都会惹起一场纠纷来，而且马上就会有一批警察来干涉这场纠纷——这些赶来干涉的警察，总是护着德国人的。

他非得当机立断不可。

“我有个约会。”他说。

柏特柴上尉咧开嘴笑了。“可是你起先不是说这儿的空气真有点儿太闷吗？”他笑笑不笑了，向洛柏考维兹步步逼近，“这儿的空气要是对于我和马许门中尉都挺适合，那么对你们捷克人不见得不适合。明白吗？”

“说得对。”洛柏考维兹说。

“这才象话，象多了。”柏特柴客气起来了，“我要你同我跟马许门中尉为此喝一杯。你瞧——”他向众人把手一挥——“只要你们捷克人愿意跟我们合作，咱们就可以相处得很好很好——”

真的很好很好。”上尉揪住洛柏考维兹的胳膊，身子摇摇晃晃的回到酒柜边。

杨诺锡克一边拿抹布抹着地板，一边惶恐不安地看着这一幕。没一个人料得到任性胡来的德国军官存心想要教训捷克老百姓的当儿，会出什么岔子。

顾客中间有一个叫白雷达的，他非得找那个人谈谈不可，那人也非得太平无事地脱身走掉不可。万一顾客一打算走，就会得罪这个柏特柴上尉，那怎么办呢？

白雷达正站在酒柜的末端，离开那些德国军官最远。他正悄悄地在呷啤酒。

杨诺锡克收拾起水桶。身子刚挺直，就跟白雷达打了个照面。杨诺锡克朝着太平门点了点头，这个暗号别人都看不出，只有白雷达看得出。

下楼时，杨诺锡克猛地想起那个喝醉酒的军官说不定还在厕所里。杨诺锡克轻声地咒骂了一句。待会儿白雷达会走下楼来，可是他们连谈句话都不能。今天什么事情都这么别扭！

可是真出乎意料，杨诺锡克一看竟然什么人也没有。他仔仔细细地察看一遍，可是那个醉鬼——他叫什么名字来着？——啊，对了，葛莱斯奈柏——那个醉鬼的的确确不在那儿。虽然杨诺锡克对那个醉鬼的命运并不挺关心，虽然他最最挂心的是他要从白雷达那里得到的那个口信，但还是不由自主地想到那个军官。那家伙一定走到什么地方去了！

他恐怕打从那扇小边门走到埠头上去了吧。

也许他该看个仔细弄个明白吧？埠头不怎么宽，也没栏杆

好防着人家失足摔进摩尔达河^①里去。

当初杨诺锡克肯到曼涅斯咖啡馆干这份管茅房兼打杂的差使，他的动机里有一点就是看中了这扇小边门好通向埠头去。杨诺锡克心想，聪明人总是给自己留条退路的。

杨诺锡克看中了曼涅斯咖啡馆的周围环境。他得找一块能够不引人注目的跟人会谈的地方。在替顾客擦皮鞋的当儿能够讨论和安排好多少个计划啊！哪怕替顾客那么刷下衣领，也可以趁机偷偷说一两句话——传递一个紧要的通讯处啦，传达一个迫切的警告啦。

他一下班，就可以把情报留在放着一些急救药品的小药柜里——小药柜里放着一瓶碘酒，还有纱布、棉花、酒精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小包裹也可以不受到检查，夹杂在洗好的和要送出去洗的衣服里混进混出。洗衣店的跑腿是靠得住的；其实当初还是他通知杨诺锡克说曼涅斯有这份差使好干呢。

最后一点好处，就是可以从河上通到这儿来。曼涅斯就造在一个一直通向摩尔达河的埠头上。底层是咖啡馆；在纳粹还没开进布拉格以前，顶层是租给人家开展览会用的。纳粹进来以后，曼涅斯就不再是捷克蓬勃发展的现代艺术的中心了。

从咖啡馆穿过一条走廊，左边就是酒吧间和餐室。右边是通到厕所和贮藏室去的楼梯。楼梯脚下有扇门通到河边去。

杨诺锡克水性很好。他接受了这份工资很小的差使。有时他也拿到小小几笔外赏。反正他过惯了一文不名的生活；必要

^① 摩尔达河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最长河流，起源于波希米亚盆地，流经布拉格，全长四百三十五公里，汇入易北河。又名伏尔塔瓦河。

的话，他还肯赔老本来干这份差使呢。

他在曼涅斯已经干了四个多月了，这是他一生中最最安静的时期。早年，他在组织矿工的时候，或者生活在摩拉维亚^①农场工人中间的时候，他一直给逼得没安定过——改姓换名啦，搬家迁居啦，偶尔还要坐坐牢房。可是现在呢？——他暗自微笑了一下——他有了一个温暖的小小藏身之地，这地方还有一扇后门呢，看起来好象官方，捷克方面也罢，德国方面也罢，全都把他忘了，要不就是还没发现他。

啊，杨诺锡克可不是傻瓜。他知道这种日子长不了。迟早总有一天他会给逮捕，到那时候他的一切也就全都完了。这，他倒并不怕。以前他参加战争的时候——那回他打了足足四年仗——他知道自己可能会挨上一颗子弹。一个当兵的总得冒这种风险。如今他又是一个当兵的了——不过这回可是自愿的。

门开了。刚才在酒柜边喝啤酒的那个人进来了。

“给我块肥皂。”白雷达说。

杨诺锡克给了他一块肥皂和一条毛巾。他趁这个人在洗手的当儿细细端详了他一下——他一双大手长得很有样，看了这双手，你心里就不由充满了信心。

“咱们可以谈谈，”杨诺锡克开腔道，“不过说得简短一点。我要你赶快离开这儿。楼上那些军官——”

“他们在惹是生非，”白雷达讲道，“这些个叽叽呱呱的吹牛大王。他们这会儿正在惹一个人，这个人你应该认识的——我

^① 摩拉维亚：捷克斯洛伐克中部旧地区名。原是奥地利一个自治省，一九一八年成为捷克斯洛伐克一部分。

想是你从前的老板吧。”

“我的老板？”杨诺锡克问道。

“是啊——李甫·潘利辛格，煤业联营公司的。如今克拉特诺所有的矿山全归他所有了。他跟一个不知道什么医生在这儿，那家伙叫华勒史丹。华勒史丹正在跟纳粹讲心理分析学的课呢；他滔滔不绝地说着，好教他们听得忙不过来，暂时安静一忽儿。这倒真逗。”

白雷达仔仔细细地擦干了手，把毛巾还给杨诺锡克。

“好吧，”他说，“一切都准备好了，也安排好了。今儿是礼拜四。下礼拜二，至迟礼拜三，那些驳船就要经过这儿，要在这儿耽搁一天光景。我们不挺清楚要泊在哪个码头——码头工人会负责调查这件事的。就我的小组来说，我们的工作完成了，那几捆东西已经预备好了。码头工人知道他们得趁军火从驳船上卸到货车上以前，完成他们那份工作。好，把这地址记住：斯米考夫斯卡街六十四号，华兹里克。你说一遍。”

“斯米考夫斯卡街六十四号，华兹里克。”杨诺锡克慢吞吞地说，“我忘不了。”

他们相对望望。他们觉得也许还该说些什么，说些重要的话，意味深长的话。可是谁也没把自己的心情吐露出来。他们光是握握手。

“要有什么特殊情况，我会再来的。”白雷达说。

杨诺锡克转过身去冲洗脸盆。

那个人轻轻关上了门。

原来李甫·潘利辛格在这儿。杨诺锡克心想道，我居然没认出他来。真怪——我以前还时常跟他办交涉呢。当时他坚决不肯给我们新木料来顶住矿井。木料值钱，人命可不值钱。区区

一笔钱——在李甫·潘利辛格可算得上什么！说起来，只要这儿刮几个钱，那儿刮几个钱，积起来就有好几百万了。可是彼特加，当时给一大堆石头砸得粉身碎骨，他那张脸呐——彼特加还是那么小的一个孩子哩！

他回头要上楼去，仔细端详潘利辛格一番。就象当初他看着彼特加的脸那样仔细地看他一看。在这种世道中，他想，为人必须保持正直才对。

楼梯上响起了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酒保从门缝里探进头来。“喂——那位军官在哪儿？叫他快点上来，别忘了扣上裤子的钮扣。”

“我不能叫一个德国军官扣上裤子的钮扣。”杨诺锡克冷冷地说，“这有伤他的体面。”

“跟他说柏特柴上尉这么吩咐的。”酒保说，“他要走了。谢天谢地他们到底在这儿混腻了！”说完这话，就叹了一口气。

杨诺锡克需要一些时间。他需要一些时间好让自己想一想，也好让白雷达趁此脱身。

“你认识，”他问酒保说，“奥吐·克鲁柏雪卡吗？就是以前在席士科夫开金天使酒家的那个人。”

“你那位奥吐·克鲁柏雪卡跟我有什么相干？”酒保答道，“我得赶紧回到上面去，请你就这么给那位军官带个口信吧！”

杨诺锡克走到门口，一把揪住酒保的胳膊。“不过我要是跟你讲到克鲁柏雪卡的事，那可重要呢——你明白吗？”

酒保身子一缩。“让我走！”

杨诺锡克不慌不忙地说下去道：“这个克鲁柏雪卡有一个年轻的老婆，她做得一手好肉丸子，肉丸子配上一种加大量胡椒粉的特别作料。那种作料一定还配了什么东西——克鲁柏雪卡说

什么也受不了她那一套——你明白吗？”

酒保一边想到自己的职责，一边又想听完这个故事，真给弄得苦透了。“我非走不可啦，”他说，“看在老天爷份上，赶快说吧。”

“好吧，”杨诺锡克把他的故事扯下去了，“有一天，克鲁柏雪卡打发一个小厮去通知他老婆，说他要早些回家，叫她得准时做好晚饭，因为他饿了。小厮就去了，过了好一阵子，又回到了金天使酒家——”

“底下的故事明天跟我说吧！”酒保央求道，“客人要酒喝呢。再说柏特柴上尉在等着哩！”

“要是你不断打我的岔，我怎么能把故事讲给你听呢？”杨诺锡克问道，“要是你刚才光听不开口，我现在早讲完啦。”

“好，我刚才说到，小厮又回到了克鲁柏雪卡那儿。‘跟我说，’克鲁柏雪卡说，‘她怎么说来着？’小厮就说，‘她什么也没说。我要是做您的话，克鲁柏雪卡先生，我今晚就在外边吃饭。因为您的太太跟一个叫鲁德维其·帕拉契克的人跑了，那个人是个很漂亮的小伙子，是一个医科学生……’”

酒保的胳膊总算从杨诺锡克手里挣脱开来。

“你干吗拖住我，不让我干活，跟我讲这么无聊、瞎扯淡的故事？”他厉声问道。

“如果不妨这么说的话，是因为这里边好有一比，”杨诺锡克耐心地解释道，“正象可怜的奥吐·克鲁柏雪卡的老婆那样，她跟了那个叫帕拉契克的家伙逃跑了，你那位军官一定也逃跑了。他不再在这儿了。他失踪啦。”

“不会的！”酒保露出吃惊的神色，失声喊道。

“你自己四下找找吧！”

酒保着手寻找了。他打开一间间茅房的门；他的眼睛从太平门望出去，穿过黑黝黝的夜色望着埠头——根本没有葛莱斯奈柏的踪影。

“老天呐！”他叫苦道，“这真可怕！这真是飞来横祸！”接着对杨诺锡克嚷道：“你知道这会引来什么事？”

“不，”杨诺锡克老老实实地答道，“我不知道。”

酒保吓得脸无人色。他的嗓子也哑了，只能幽幽地说，“你笨得这副样子，我真该宰了你！”

杨诺锡克俯视着这个畏畏缩缩的人，带着可怜人家的体贴表情，问道，“干吗？”

可是酒保理都不理他。直朝楼上奔去。

门没关上，杨诺锡克听得见随即发生的一阵骚动。

杨诺锡克在捏造那段克鲁柏雪卡的故事的时候一直在拚命思索。他简直猜不透那个军官究竟出了什么事。不过，这会儿何必为这件事担心呢——他该把自己的战略计划一下，再决定自己该怎么行动。说不定最好还是坚持说老实话，跟他们讲他什么也不知道。他最后一次看见那军官的时候，那军官是坐在楼梯上——就是这么回事。他别的知道了。他也不会再说什么。这种事，谁也没办法，眼下那个军官多半已经回到营房里了。

只要白雪能顺利地及时脱身就好！

楼梯上响起了一阵蹑蹑的皮靴声，杨诺锡克看见那个纳粹走过来——先看见皮靴，再看见马裤，最后才看见整个人。他脸色很难看。

杨诺锡克看得出这人的脸色。恐怖的神情中还带着一种狠凶霸道的愤怒。他的右手正挥舞着一把枪。